

Clive Bell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之二

Vanessa Bell

E.M. Forster

岁月与海浪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

Bloomsbury

[加拿大] S.P. 罗森鲍姆 编著 徐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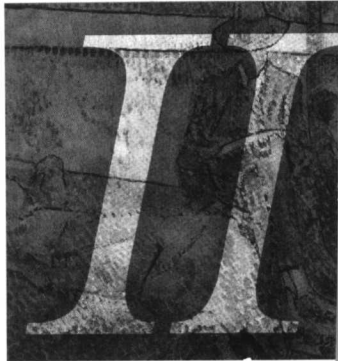
岁月与海浪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

The Bloomsbury Group: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

[加拿大] S.P. 罗森鲍姆 编著
徐冰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与海浪: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 / (加)
罗森鲍姆著; 徐冰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7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
ISBN 7-5343-7610-6

I. 岁... II. ①罗...②徐... III. 艺术家—生平事
迹—世界 IV. K81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3311 号

The Bloomsbury Group: A Collection of Memoirs and Commentary
edited by S.P.Rosenbaum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1995
图字: 10-2005-032

| | |
|---------|---|
| 出 版 者 | 江 苏 康 育 出 版 社 |
| 社 址 |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1088.com.cn |
| 出 版 人 | 张胜勇 |
| 书 名 | 岁月与海浪: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人物群像 |
| 作 者 | [加拿大] S.P.罗森鲍姆 |
| 译 者 | 徐冰 |
| 责任编辑 | 熊娉婷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威远印刷厂 |
| 厂 址 |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大街 2 号 电话: 010-61535277 |
| 开 本 | 830mm × 1250mm 1/32 |
| 印 张 | 9.875 |
| 字 数 | 228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1.00 元 |
| 发 行 热 线 | 010-62223842 |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引 言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第一次正式聚会是在1920年3月4日，一直以来，其成员就喜欢在他们的信函、日记和写给朋友的散文中谈论着彼此。他们更喜欢用文字或者绘画来勾勒自身的形象，用传记来描述历史，小说是他们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

在本书中，这一文化圈的不同成员（有时是其成员子女），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各成员与文化圈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究。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在《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阐述的主要原则中的一条，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些联系的不同性质。穆尔认为，他所说的有机整体的价值，“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总和不成固定比例”。（穆尔解释道，意识到美丽物体的心理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其价值并非简单地表现为这种意识和物体的价值总和，因为这两者本身都没有什么价值。通过这一方法，他阐明了他所指的有机整体的概念。）穆尔的观点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各成员对整个

文化圈的价值,也有助于我们评价该文化圈对其成员的影响。这些个人以及他们在圈子之外所做的工作,其重要性与他们各自在圈子本身这个有机整体中所具有的意义,是不成固定比例的。因此,要研究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就必须得考虑其成员与该文化圈,以及该文化圈与其成员的各种关系。

据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说,大约在1910年或1911年,是莫莉·麦卡锡(Molly MacCarthy)在按照地域整理友人的名单时,造出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一词。在将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从所有朋友中区分出来时,这一名称还是颇有功效的。本书在讨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时,依照成员年龄的大小来排列选文顺序——年龄最大的与最小的相差将近二十岁——不过,有关夫妇二人的文章都被归置到了一起。在本书里,关于某些成员的话题,我手头有相当多的文章可以选择。在筛选的过程中,我力图挑选出能够反映个体与群体间的相互关系的文章,与广大读者共享。

content | 目 录

- 罗杰·弗莱 /弗吉尼亚·伍尔夫 /1
罗杰·弗莱 /克莱夫·贝尔 /23
德斯蒙德·麦卡锡 /摩根·福斯特 /48
德斯蒙德·麦卡锡 /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 /52
莫莉·麦卡锡 /伦纳德·伍尔夫 /61
摩根·福斯特 /弗吉尼亚·伍尔夫 /63
摩根·福斯特 /戴维·加尼特 /71
瓦奈萨·贝尔 /弗吉尼亚·伍尔夫 /82
瓦奈萨·贝尔 /昆汀·贝尔 /89
邓肯·格兰特 /罗杰·弗莱 /96
克莱夫·贝尔 /戴维·加尼特 /102
克莱夫·贝尔和邓肯·格兰特 /安杰莉卡·加尼特 /107
弗吉尼亚·伍尔夫 /摩根·福斯特 /119
弗吉尼亚·伍尔夫 /伦纳德·伍尔夫 /143

- 伦纳德·伍尔夫 /昆汀·贝尔 /149
-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 /安杰莉卡·加尼特 /161
- 利顿·斯特雷奇 /伦纳德·伍尔夫 /171
- 利顿·斯特雷奇 /德斯蒙德·麦卡锡 /178
- 多拉·卡琳顿 /戴维·加尼特 /192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弗吉尼亚·伍尔夫 /203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克莱夫·贝尔 /210
- 莉迪亚·洛普科娃 /昆汀·贝尔 /232
- 戴维·加尼特 /亨丽埃塔·加尼特 /246
-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大事年表 /259
- 参考书目 /291

罗杰·弗莱^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

1934年罗杰·弗莱(Roger Fry)^②去世后,他的妹妹玛杰里(Margery)请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③考虑一下罗杰生前向她提过的建议,就是应该“将你提出的传记作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功的各种理论付诸实践,来写写他本人”。在此之前,有人在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去世后就提过建议,要写一本全面的、关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传记,然而大家不久便发现,即便为利顿写传,而且写得再真实,它永远都难免会招

① 本文选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罗杰·弗莱传》,伦敦:贺加斯出版社,1940年,第261~268、269~270、278~279、288~294页。——原注

② 罗杰·弗莱(1866~1934),英国画家、美术评论家,推崇塞尚及后印象派画家,曾任剑桥大学美术教授(1933),著有《塞尚》、《视觉与设计》等。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要成员之一。

③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英国小说家、评论家,伦纳德·伍尔夫之妻,瓦奈萨·贝尔的妹妹。主张淡化情节,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海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幕间》等和评论集数种。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要成员之一。

致非议。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除了传记,也没有其他什么可以纪念他的形式了。言不尽意依然是弗吉尼亚写弗莱生平之时面临的众多困难之一。后者自从其妻罹患精神疾病之后,曾经卷入不少风流韵事之中,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她的两难之处在于:一方面受到来自弗莱的妹妹的压力;另一方面她又不太愿意提及弗莱对她自己姐姐的爱慕。

这篇节选的文章,主要讲述弗莱作为艺术评论家以及作为友人的意义。这两种身份也表明了他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重要性。除了关于“相互仰慕社团”(mutual admiration societies)的那些话(所谓的“相互仰慕社团”,如果那种组织存在的话——在某些观察家眼里它确实存在——早就会在首次会议上将罗杰·弗莱开除出列),^①伍尔夫在文中并未将弗莱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直接联系在一起,虽然她的文字处处都在暗示这两者的关系。

如果说牛津拒绝了他(因为1927年在那儿他没有被授予斯拉德教授[Slade Professorship]之职),那么伦敦倒是接纳了他。令他颇感诧异的是,这些年中,每当作有关艺术的演讲时,他发现自己总能使女王音乐厅(Queen's Hall)内座无虚席。伯灵顿宫(Burlington House)的冬季展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谈佛兰德斯(Flemish)艺术,谈法国艺术,谈意大利艺术,于是自然而然地,大厅就被挤满了。那些听众“热情洋溢、如痴如醉”(正如其中一位所记录的那样)。听他演讲,真是震撼心灵的精神享受。当年的女王音乐厅中,在冬夜里弥漫着

① 见本书第20页。

绿蒙蒙的雾霭,回荡着劳苦大众的喷嚏声和咳嗽声。而令他们兴奋不已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身穿礼服、握着长长的讲解棒、站在一块白色布幕之前的绅士。他们之间是如何建立交流关系的呢?在如此不和谐的环境中,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又是如何实现交融的呢?用霍华德·哈内(Howard Hannay)^①先生的话说——首先凭借的是“整体性格”,也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他只需指着某幅画中的一条甬道……喃喃自语一声‘三维性’,立刻就把神秘的氛围营造出来了。”他说此番话时,既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又俏皮诙谐、风趣幽默。嗓音中所流露出的,往往都是人们无法在他的文章里觉察到的信息——这位拥有具疯癫性格的理论家或荒唐观念的捍卫者头衔的男士,其精灵古怪的面具之后隐藏着他的宽容大度和丰富阅历。显然,从他后续的演讲内容中可以看出,那些荒唐的观念总是不断地在他脑海里涌现。在很多听众看来,这位演讲者虽然身着礼服,却更像一个腰间束着草绳的“斋戒中的修士”,正在引领他们参悟一种全新的宗教。他颂扬着一位新式圣徒——那是生活艰辛而“对世人的褒贬漠不关心”的艺术家,那是精神疲乏、谦逊温和而对信念忠贞不渝的艺术家。如果他谎称“这位艺术家失却了灵感源泉”,那就意味着此人显然遭到了贬抑。说起对“灵”的求索时,所有姓弗莱的人中,没有人比他更为热烈;提及死亡的宿命时,也没有人比他更为严肃。但是,此时他说“请放幻灯”,于是,银幕上出现了各种黑白画面——伦勃朗(Rembrandt)^②的、夏尔丹

① 霍华德·哈内,著有《罗杰·弗莱以及其他随笔》(*Roger Fry and Other Essays*)。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的完美,尤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作品有群像油画《夜巡》、蚀版画《浪子回家》、素描《老人坐像》等。

(Jean Baptiste Siméon Chardin)^①的、普桑(Nicolas Poussin)^②的、塞尚(Paul Cézanne)^③的。演说者一边讲解一边指点,那根细长的讲解棒,犹如某种奇妙而敏感的昆虫的触须般抖动着,落在某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上。接着,他使观众看见了——“那些宝石般的讲解,犹如魅力四射的绿玉,好似华贵的黄玉,珠光宝气、熠熠生辉,室内灯光相形失色”。不知不觉间,银幕上的黑白画面穿透雾霭,光芒四射,连帆布上的细粒和纹理也纤毫毕现。

所有这些内容,他都早在书中反复写过。不过,演讲时的情况有所不同。当幻灯投射出下一幅画作之时,他的讲解会出现片刻停顿。他重新凝视画面,灵光一闪,突然找到了自己所要的那个字眼,便将现场感受即兴加入解说,仿佛是第一次作这样的演讲。这或许就是他能始终攫住听众心灵的秘密吧。在聆听时,他们常能目睹那种灵感突然袭来、创见逐渐形成的过程;在感知的片刻,他灵性勃发,通体透明。于是,闪回之间,精神现实的世界出现在一幅又一幅的幻灯片之中——在普桑的作品里,在夏尔丹的作品里,在伦勃朗的作品里,在塞尚的作品里——女王音乐厅的银幕上所呈现的所有画面,无不密切相连又自成整体,组成一个跌宕起伏的世界。这位演讲者透过眼镜片长久地注视着银幕,终于,他的讲解停止了。指着塞尚最新的一幅作品,他困惑了,摇了摇头,讲解棒抵

① 夏尔丹(1699~1779),法国画家,擅长创作风俗画和静物画、描绘市民阶层生活和普通物品,主要作品有《碗橱》、《一个女人在喝茶》等。

②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法国古典主义绘画奠基人,晚期作品多以古典神话和《圣经》为题材,主要作品有《圣母升天》、《台阶上的神圣家族》、《四季》等。

③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印象派代表,认为自然物体均与简洁的几何体相似,对运用色彩和造型有新的创造,代表作有《玩纸牌者》、《圣维克图瓦山》等。

着地面。他说，这幅画作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分析能力，所以，他并没有说“下一张幻灯”，而是深深地鞠了个躬，于是听众自行散去，转往兰厄姆宫(Langham Place)。

接连两个小时，人们欣赏着那些绘画。但有一幅画面，演讲者没有注意到，他们却看见了——银幕映衬出一位男士的剪影，一位苦行僧的身形，他身着礼服，时而踌躇，时而沉思，然后举起讲解棒指指点点。这个画面犹如一幅粗糙的速写作品，但在今后的岁月里，将会与银幕上所显示的所有作品，一同常驻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它将帮助听众回想起这位伟大的批评家，探究他拥有何等品格。他敏感、深邃而又极度坦诚。当他的逻辑无法进一步穿透表象时，他便毅然停止讲演，不过，他已心悦诚服，也已使人心悦诚服，那，就是他所看到的一切。

这些讲座的成功令他十分惊喜。也许是他错估了英国公众的鉴赏力，也许是受其怪异的讲演方式吸引，大众对于艺术的情感，实际表现得比他预想中的更为丰富。无论如何，事实俱在——

某些情况下，英国大众对“高雅”的东西变得兴趣大增。……罗杰·弗莱就有能力使他人感受到艺术的重要性……虽然没有华丽的辞藻，也不简单地迎合低级趣味，他却能让听众始终兴致盎然。

每当他讲演之际，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们就被吸引过来，将女王音乐厅挤得人山人海。不但大厅里水泄不通，人们还扬言要涌上伯

纳德大街(Bernard Street)。有一次,在这样的讲座结束之后他写道:“像往常一样,我全天深陷于各种电话和人们的来访之中。某位小姐——希望知道,她是否可以前来参观我所收藏的马蒂斯(Henri Matisse)^①的画作。某位先生——想登门求教,与我讨论有关往昔艺术大师的许多问题……A君要借我藏品里的莫里斯·德·弗拉曼克(Maurice de Vlaminck)^②作品一用。B君又来与我商量他儿子学艺术的事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信件——数以百计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来自某位小学女学生,她写道:

亲爱的弗莱先生……我们的女美术老师带领大家参观了波斯艺术展,我们被不少画里那些将食指放在嘴唇前的人物所吸引。我们还看见,又有一些画里,动物们在相互撕咬。如果您能告诉我这些动作含有什么意思,或者是否具有象征内涵,我将不胜感激。还有一个问题:家猫真的源自波斯吗?

对于小学生的问題,他总是乐于答复。能给孩子们一些建议,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他常带领着“成群来自美国、手持笔记本、寻求信息的女学生们”,引导她们参观自己所在的那些展厅。接着,他接待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才华横溢的小伙子,这位年轻人对中国的陶器颇感兴趣。然后,他去伯灵顿宫参加一个委员会议,商讨安排意大利艺

① 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版画家,野兽派领袖,作品以线条流畅、色彩明亮、不讲究明暗与透视法为特点,代表作有油画《戴帽子的女人》等。

② 莫里斯·德·弗拉曼克(1876~1958),法国画家,起初画风接近野兽派,后用厚涂的灰色、白色和深蓝色作风景画,形成法国式的个人表现派风格,作品有《红色村的风景》等。

术展的事务。最后,他要出席《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的编委会会议。当他深夜回到家中时,还有人在等着他,“想就举办某场俄罗斯圣像展请我出谋划策”。这就是他平常一天的工作。整个展季中,过的都是这种生活,难怪临近尾声时他要喊道:“伦敦,真是令人无法忍受!”

大约每年二三月间,这种感叹便会难以抑制地迸发而出。倘若他真想寻求耳根清静,那就必须得告别伦敦,远离伦敦所有吸引人的和让人心烦的一切。倘若他打算继续讲演,那么暂别伦敦也同样必要。他必须从源头活水处获取灵感,必须重新审视那些画儿,以新的体认充实自己的“库存”。于是,他走了——去柏林,去威尼斯、西西里、罗马,去荷兰,去西班牙,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法国。对于那些古老的画作,必须重新分析,必须用全新的目光加以审视。“整个下午我都泡在罗浮宫,试图忘却所有的观点和理论,就像平生第一回见到它们那样,欣赏着每一件作品……唯有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每件作品都必须成为一次全新的、莫可名状的体验。”

他六十岁时的工作方式,与三十岁时并无不同。画廊刚一开门,他便欣然而入。连续六小时,他在里面不知疲倦地工作,一幅又一幅地研究着每张画作,并用铅笔作着简要记录。午餐时间的到来,总能带给他不小的惊喜,与以往一样,他要和同伴交流观感,然后将讨论所得匆匆写进信里,寄给那些留在家中的好友。1928年,他从柏林给瓦奈萨·贝尔(*Vanessa Bell*)^①写信时说:“看过的画作为数众多,我的审美感觉正在变得日益疲惫。我甚至怀疑,自己一生中是否承受

^① 瓦奈萨·贝尔(1879~1961),英国著名女画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姐姐,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重要成员之一。

过这样繁重的工作——不过,这些博物馆里价值连城的瑰宝的吸引力,委实令人难以抗拒。”对于他看过并对之作过记录的画作,我们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上面有阿道夫·冯·门采尔(Adolph Friedrich Erdmann von Menzel)^①的、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②的,有威廉·特吕布纳(Wilhelm Trübner)^③的,有“伟大的塞尚”,有马奈(Edouard Manet)^④的,还有埃及艺术和中亚艺术作品。在柏林,满满地陈列着油画、雕塑、微型人像的艺廊多达十家,而在大英博物馆里,这样的展品却只有区区几件。由于这些杰作的刺激,各种理念油然而生;或许它们来得太快——或许原本可以将它们搁置不论。“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到的究竟是什么。我满脑子似乎正酝酿着各种各样的模糊想法,它们仿佛正在将我引向一种崭新的审美学说……”

正是通过面对画作本身,他收集到了演讲的素材。从这些全新的、不可名状的体验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模糊思想,引领他走向崭新的美学观念。他必须消除它们的含糊感,必须将这些发着酵的材料,搓成一根结实的观点线绳,用它挽起所有的论说。一旦演讲结束,将其整理成文的苦差事又要开始了。对于那些难以抑制、难以捉

① 阿道夫·冯·门采尔(1815~1905),德国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创作题材广泛,作品有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1848年创作《阵亡烈士葬仪图》。其《轧铁工场》是反映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场景和工人生活的油画。他的艺术成就影响了19世纪末许多现实主义画家。

② 马克斯·利伯曼(1847~1935),德国油画家、版画家,印象派领袖。作品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写实技巧直接描绘现实生活,刻画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形象。代表作有《拔鹅毛的妇女》、《养老院》、《制鞋作坊》、《细纱女工》等,画面简洁洗练,人物形象生动自然,色彩清新明快,具有印象主义的艺术特点。

③ 威廉·特吕布纳(1851~1917),德国画家,是德国分离派的领袖之一,画风写实并受法国印象派的影响。

④ 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革新了传统绘画技法,对印象派产生影响,画风色彩鲜明,明暗对比强烈,尤善表现外光及肖像创作,主要作品有《左拉像》、《奥林匹亚》等。

摸的观念,他得找到合适的字眼加以表达,或者不得不造出新的表述方式加以形容,这些措辞还须把他脑中的原生感觉“包裹”得恰如其分。终于,他的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了——关于法国艺术的,关于佛兰德斯艺术和英国艺术的,关于不同画家的,关于艺术史的;大量阐释波斯艺术、中国艺术以及俄罗斯艺术的论文;无数论述建筑学、艺术学和心理学的手册——所有这些书籍、论文和文章足以证明,对于人们给予的“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这一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如果为了写作和演讲,而有必要“像第一次见到它们”般看看这些画儿,那么为此也有必要不断地拜见老友。想形成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博采众长。理论必须经得起切磋。最好常和夏尔·莫隆(Charles Mauron)^①这样的朋友进行探讨,因为他们敢于推翻他的理论。不过,即便朋友无法推翻,也应该和他们分享这些理论。玛丽·莫隆(Marie Mauron)曾说:“他极好交际,以至于倘若不能与周遭的朋友即刻分享自己的灵感所得,他就没法好好享受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正是为了分享,为了寻求志同道合的观点,正是为了找到身边某个人,或者哪怕找到可以“神交”的朋友们来探讨一番,他才草草地涂写出了那些无法让人引用的信件,因为它们既没有开头,也没有正文或结尾。那些信件通常凭借速写的地形图,或是罗雅特(Royat)市香肠店老板娘的侧面像,或者几条笔记,用以解释、说明他从脑海里的画面中“看到了”什么。不过,倘若我们无法全篇引用那些信件,这里倒有一张他写的明信片,内容相当完整:

^① 夏尔·莫隆(1899~1966),法国文学批评家,著有《美学与心理学》等,其妻子是玛丽·莫隆。

在开往爱丁堡的列车上,我寻思着,你是否可将以下物品寄到爱丁堡来:1.我那顶十分适合旅行时戴的贝雷帽。2.一些毕加索的雕像,也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鸟儿的幻灯片。我想它们被归置于“生命力”系列了,放在楼上的柜子里。3.一幅神情特别茫然、毫无特点的黑人头像(速写)。这幅速写被夹在有关黑人主题的讲稿里,我把稿子摆在起居室内老式法国橱柜的抽屉里了。车厢里几乎没有暖和过。该死的英国人!

“该死的英国人!”——这话对英国人已不再适用了——难道英国不是唯一允许言论自由的国度么?然而,从这句牢骚倒可以看出,他并不像许多传记作家笔下的人物那样对自己的同胞胸怀本能的热爱。他的同胞经常使他感到困惑和震惊。在乌黑浓密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突然目光凝固,他如同自己当法官的父亲那样威严,就要宣布判决了,他对查尔斯·霍姆斯(Charles Holmes)^①爵士说:“你在助长人们天生的兽性。”这位无辜的爵士,只不过给了他一本有关垂钓的书,在其中回忆了与他为伴时的某些尴尬片刻。但是,如果说他不合群,他却又非常友善——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顽固不化的友善”。友人在他心中至关重要,为了和他们相聚,他甚至可以放弃在乡村之间或画廊之间漫步的欢愉。春来秋往,他常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很想彻底远离英国,就这么一直游荡下去,到西班牙,到摩洛哥……”可是最后总是这样结尾:“如果你们这帮倒霉蛋愿意待在伦敦,那么伦敦肯定还会把我拽回来。”

^① 查尔斯·霍姆斯(1868~1936),画家、批评家,曾任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